

## 清代玉环厅的移民徙居与海岛开发

罗 诚

(暨南大学 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明洪武二十年至清雍正五年, 玉环岛及周边海岛一直处于被迁弃的状态, 楚门半岛亦时而展复时而废弃。随海氛渐缓, 沿海大量游民潜居、偷垦于诸岛, 在地方官员的积极推动下, 清廷最终开禁玉环诸岛并设玉环厅管辖。温台移民与闽粤移民是玉环厅移民的主要来源, 因地缘文化、生活习性、职业分化等因素影响, 其移民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移民的大量徙居, 促使玉环厅人口快速增长, 沿海水利设施大量兴修, 田地山塘垦殖数已比较接近展复前的预估数。村落数量在近150年的时间中增加了一倍多, 村落规模逐渐扩大, 区域开发呈现由山麓及平原地带向山区及滨海涂地开发的趋势。至少到道光初年, 玉环厅已完成深度开发。玉环厅的移民徙居与海岛开发, 为我们研究东南沿海的海岛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关键词】清代; 玉环厅; 移民; 垦殖; 海岛开发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2-0111-14

## Immigration and Island Development of Yuhuan Ting in Qing Dynasty

LUO C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Yuhuan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islands have been in a state of being abandoned, and the Chumen Peninsula abandoned on occasion from 1387 to 1727. With the coastal crisis lifted, a large number of vagrant living in coastal areas sneaked in and reclaimed the islands. The Qing government finally decided to abolish the ban on Yuhuan Islands and set up the Yuhuan Ting after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local officials. The immigration of Yuhuan ting mainly came from the Wenzhou-Taizhou prefecture and Fujian-Guangdong province. Due to factors such as geo-cultural, living habits, occupational differentiation, etc.,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mmigrants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ssive immigrants has prompted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of Yuhuan ting. A lot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coastal area have been built and the number of fields reclaimed has been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previous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villages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past 150 years and the scale of villages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has shown a trend from the foothills and plains to the mountains and tidal flats. Yuhuan ting has completed in-depth development before the early years of Daoguang. The immigration and island development of Yuhuan t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s to study the island society in the southeast coast.

**Key words:** Qing Dynasty; Yuhuan Ting; immigration; reclamation; island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22-10-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移民与浙南地方社会变迁研究”(20CZS065)

[作者简介] 罗诚(1987- ), 男, 历史学博士,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明清社会经济史、东南沿海区域史。

## 引言

明朝立国之初,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活跃于东南沿海海域,海疆不稳且新生政权控海乏兵,太祖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地区厉行海禁,禁止濒海民众私自出海与海外诸国交往贸易<sup>①</sup>,并将沿海部分岛屿迁弃,岛民徙居于内地。洪武二十年(1387),玉环楚门港以南的玉环岛及周边岛屿全部被迁弃,而楚门港以北地区设立楚门御倭水军千户所,以加强对这一海域的海防控制<sup>②</sup>。成化十二年(1476),隶属于乐清的山门乡、玉环乡被归入成化五年新设立的太平县,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仍处在废弃状态,直至明朝结束<sup>③</sup>。

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局势动荡不安,郑成功北伐给新建立的清政权带来很大威胁。顺治十八年(1661),为坚壁清野,断绝郑氏在沿海索取钱粮,清廷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严厉的迁界,楚门半岛、玉环岛及周边岛屿成为重点迁弃之地,散处各地的居民被迁至就近区域的界内,这一区域遂成为空虚之地<sup>④</sup>。康熙九年(1670),温州沿海各地多有复界之措施,然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仍处于被弃状态。楚门半岛在康熙二十年虽有部分区域展复,但靠近楚门所及南塘一带地方并未展复,仍皆为斥卤之地,包括玉环岛在内的楚门以南地区并未纳入到浙南沿海地区的展复范围<sup>⑤</sup>。沿海水师时常对这一区域进行严密巡查,对游弋于此海域的海盗予以剿灭,亡命在外捕捞与偷垦的贫民予以驱逐<sup>⑥</sup>。直至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抚李卫奏请设立玉环厅,在经详细论证及有序展复后,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于雍正六年方才设官建置,正式纳入王朝国家的统辖范围。

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洋史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且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海岛研究是海洋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海岛历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行政建置、海疆经略及移民开发等方面的问题<sup>⑦</sup>。玉环岛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岛屿<sup>⑧</sup>,近年来亦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王潞详细复原了玉环厅开垦设汛的过程,并对玉环厅的经费来源及岛民的户籍与身份予以分析,探讨玉环纳入王朝国家统辖范围的影响因素<sup>⑨</sup>。谢湜以乐清湾的海域历史为例,分析了自宋元至明清的王朝海疆经略与东南海岛社会变迁之关系,并着重考察了海域人群的籍贯特质问题<sup>⑩</sup>。朱波基本厘清了清代玉环厅在地域空间与行政空间上不同的隶属关系,即玉环厅在地域空间上从属于温州府,而玉环同知直接对省

①《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冬十月己巳”“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197、2815页。

②永乐《乐清县志》卷4《军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0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142页。

③嘉靖《太平县志》卷1《舆地志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7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第27页。

④罗诚:《清初迁界与移民——以顺治十八年的温州迁界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⑤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水利》,《玉环古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96-97页。

⑥[清]张泰交:《永禁海岛搭厂》,《受祜堂集》卷7《抚浙上》,《四部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41页。

⑦相关研究如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潞:《清前期的岛民管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谢湜:《明清舟山群岛的迁界与展复》,《历史地理》第32辑,第80-98页;吴俊范:《清中期以来舟山群岛的聚落生态与地理环境》,《国家航海》第25辑,第97-110页。龚纓晏:《南田岛的封禁与解禁》,《浙江学刊》2014年第2期;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王潞:《论16—18世纪南澳岛的王朝经略与行政建置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陈贤波:《明清南海岛的经营与开发:以北部湾涠洲岛为例》,(台湾)《明代研究》第15期,2010年12月,第85-117页。

⑧玉环岛在1977年漩门港大坝建成后,与楚门半岛连为一体,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⑨王潞:《从封禁之岛到设官设汛——雍正年间政府对浙江玉环的管理》,张伟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151-164页。

⑩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

级的藩臬二司及介于省府之间的道员负责<sup>①</sup>。

在岛屿迁弃乃至封禁的大背景下,东南沿海岛屿从民间流民偷垦到官方招徕入籍,在重建一个具有内部差异性的海岛社会中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以往海岛移民研究多延续内陆移民研究模式,忽视了移民在海疆治理方式和海疆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也缺乏不同来源的移民在地理空间分布与海岛开发模式中不同面相的有效呈现。本文以清代玉环厅的展复历程为线索,围绕海上移民对玉环诸岛治理策略的转变、不同籍贯移民在海岛徙居中的空间分布及其对海岛开发模式的影响等彼此互嵌之问题,借此具象化展现清代东南海岛的开发历程。

## 一、流民偷垦与海岛展复

自明洪武二十年至清雍正五年(1727)间,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一直处在被迁弃的状态,楚门半岛亦时而展复时而废弃,王朝国家在浙南海疆经略上始终处在一种消极应对的状态中。事实上,浙南近海岛屿链的展复在明清两朝皆有争论,引起争论的主要缘起是大量流民麋集于海岛上从事偷垦、捕捞等活动,这给沿海地方治安与海防安全造成隐患。如明万历年间,朝廷官员就开垦金塘岛(今属舟山)与玉环岛进行过对比,认为相对于展复金塘岛而言,更应该展复玉环岛<sup>②</sup>。地方官也曾对玉环岛进行过踏勘详查,“万历二十年,……据金华府推官刘文卿查盘台州,查得玉环山孤居海中,周围三百余里,上有闸河积水,深谷平壤,内区之膏沃所不能及者。查得本山内成田五十里,各处见种禾稻者五千七百七十三亩,地三百四十亩,搭厂五十三座,是皆台民冒禁而私种者也。”<sup>③</sup>处在海禁环境下,玉环岛上已有五十里范围、六千多亩的田地开垦数,这已不算是小规模の開垦。按当时踏勘人员估算,玉环岛有近1/3的田地被开垦,地方官甚至建议抽调周边卫所军士前往玉环岛搭厂开垦剩余荒地以供军需<sup>④</sup>。然处在倭患的威胁下,尽管对玉环岛进行了多次查勘与争论,但有明一朝,明廷始终未将玉环的展复付诸实践。

入清后,清廷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严厉的迁界政策,滨海地带及沿海岛屿的居民全部被迁至内地。随着康熙年间浙南滨海平原的渐次展复,东部海域内未纳入展复范围的海岛成为沿海民众的冒险之地。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泰交补授浙江巡抚,在其任上曾多次派人到玉环岛及周边诸岛上巡查,发现已有大量流民麋集于此,官兵采取“焚其居、驱其人”的方式将岛上流民驱离。“玉环等山,孤悬海中,原无人民栖息,因闻有外省流民与本地穷民樵采捕鱼搭蓬居住者,恐其间奸良莫辨,所以查议禁逐,以靖盗源。”<sup>⑤</sup>但因浙南沿海岛屿已聚集了数量庞大的流民,“一旦骤加驱逐,穷民无归,不特流离失所,亦属地方隐忧,且驱其人毁其居,根株非不断绝,或钦差巡视见有遗烬,不几疑为平日之盗穴乎。”<sup>⑥</sup>故在驱逐政策的实际执行中,张泰交要求官兵需“揆情度势”,尤其在“人居稠密”之地,应避免粗暴驱逐以致引发地方动乱。在之后的巡查中,官方皆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容许“有籍”之民在玉环岛上樵采、捕捞,“嗣后无论本省及外省之来海山采捕者,必取本籍地方官照身证明在某处采捕,并有识认保状方许居住;如

① 朱波:《清代玉环厅隶属关系考辨》,《历史地理》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3-140页。此外,罗欧亚、胡乘坚分别从玉环的迁界复界与政区建置方面论述了玉环的变迁历程。见罗欧亚:《从迁界到展界——以浙江乐清湾为中心》,中山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胡乘坚:《明清乐清湾东南地区的开发过程与政区建置研究》,浙江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② [明]范涑:《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8《海山沿革》,《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7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6页上。

③ [明]范涑:《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8《海山沿革》,第528页上。

④ [明]范涑:《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8《海山沿革》,第528页下。

⑤ [清]张泰交:《永禁海岛搭盖蓬厂》,《受祐堂集》卷7《抚浙上》,第438页下。

⑥ [清]张泰交:《查逐海岛流民》,《受祐堂集》卷8《抚浙中》,第470页上。



无照身保状,可否一概驱逐,不许容留。”<sup>①</sup>

尽管玉环岛处在禁弃状态,但从当时的种种措置及之后的勘察结果来看,官方都默认了沿海流民在岛上占垦的既成现实。雍正四年六月,浙江巡抚李卫在向雍正帝进呈的有关浙江海洋情形的奏折中亦提到,沿海不少民众潜居于此从事开垦、捕鱼、煎盐等活动,前闽浙总督满保因玉环岛及周边岛屿防范难周,遣营兵时常驱逐游民,但驱之即回,李卫也只能照案敕禁驱逐,目的在于不宜纵容“远方游民闻风而来”,导致人数日多,奸良混杂,恐貽患无穷。浙南地方虽设有巡船定期巡查沿海岛屿,但潜居于此的民众或通过贿赂的方式留居于此,或在驱逐之际离开,待巡船过后,复又聚集,让弁兵始终处于一种疲于应对的状态<sup>②</sup>。就其现状而言,雍正皇帝亦认为此状“实非长策”,玉环“展复”之议提上日程,在李卫献策委请文武大员前往玉环岛及周边岛屿细加查勘时,雍正硃批道:“如果有可垦之地土,甚好事也。未必朕未闻有此等地方。”<sup>③</sup>

此后,李卫便委派温处道王敏福、镇海营参将吕瑞麟会同查勘玉环岛,并于雍正四年十月向雍正皇帝汇报了初步勘察玉环岛的情形,“其中现有旧址行迹可垦之田约五六万亩,将来渐次尚可垦辟成田者约三四万亩”<sup>④</sup>。在要求“此事当详审斟酌而为之”后,李卫于该年十一月再次向雍正皇帝上呈了详细的勘察报告,并提出展复玉环的周密计划。在其奏折中提到,玉环山“无籍游民多潜其中,私垦田亩,刮土煎盐,及网船渔人搭寮住居,渐次混杂,久必不宁”,同时楚门半岛的南塘、北塘及芳杜、东岙、密溪、洞林等地方,三盘(今洞头岛)、黄大岙(今大门岛)、状元岙以及乐清湾内的茅埭、西门等岛屿亦皆有流民偷垦<sup>⑤</sup>。

从李卫向雍正帝的奏请来看,台湾郑氏海上势力的威胁消除后,流民在浙南沿海岛屿的偷垦成为推动玉环岛及周边岛屿展复的核心动力。此外,玉环在海疆治理上的重要战略位置、浙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现状,以及舟山群岛展复的成功,加强了清廷展复玉环岛的决心。“查守御之要,先门户而后堂奥,玉环山实海口门户,此处一设官兵,则内地亦可以资藩篱”,从玉环岛穿过乌洋(今乐清湾)即可到达蒲岐、黄华、磐石及温州等重要港口及城市。温台等地经康熙年间的休养生息,人口密度大为增加,“方今生齿日繁,即以浙地温、台而观,良有人多地少之势,莫若就本处近地之人,查明根底,由地方官取结给照往垦,其他闽、广无籍之人,概不收录,则奸良不难分晰矣。”<sup>⑥</sup>

如何在一个“新疆”区域建立王朝统治秩序,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玉环展复之初,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为外来认垦的移民,奸良莫辨;二为开垦后的私米下海,海盗借此会愈加导致海疆不稳;三为开府建衙,必须添设官员,所费不赀。因此对此区域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否则得不偿失。针对这些顾虑,李卫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将有效解决展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sup>⑦</sup>。

展复工作首先需确定展复的范围,玉环设厅之前,其土地有分属台州太平县,亦有分属乐清县。此次展复则较为彻底,楚门半岛、玉环岛及周边海岛、山岙地方基本都纳入展复范围,“至玉环既请展复准

① [清]张泰交:《查玉环诸山搭厂》、《查逐海岛流民》,《受祐堂集》卷8《抚浙中》,第469-470页。

② 《奏覆巡哨浙省海洋并派员查勘玉环山》(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0。

③ 《奏覆巡哨浙省海洋并派员查勘玉环山》(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0。《朱批谕旨》(文渊阁四库全书)亦收录此折,但朱批内容与原件有所差异。

④ 《奏报海洋近日情形并查勘台温交界之玉环山开垦事》(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5。

⑤ 《奏报浙江省玉环山可开垦之田亩并设兵巡守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8。

⑥ 同上。

⑦ 《奏报浙江省玉环山可开垦之田亩并设兵巡守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8;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1-12页。关于军事布防问题,王澐对此有简要讨论,详见王澐:《从封禁之岛到设官设汛——雍正年间政府对浙江玉环的管理》,张伟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151-164页。

垦,而附近玉环之山岙尚多,若不一并垦复,徒为奸民私垦之资。倘仍零星分辖,难杜影射牵混之弊。”<sup>①</sup>基于展复不彻底仍会留下奸民、海盗活动的空间,故此次展复基本包括了明以来迁弃的地域,甚至还包括原属乐清、太平县地方的领域,其范围大致如下:

查楚门南塘、北塘以及芳杜、东岙、密溪、洞林地方,志载太平县二十四、五、六都之界;又盘石、蒲岐等处,志载乐清县地界;又三盘、黄大岙、状元岙、茅埭等处地方,向年悉在玉环辖内,与乐清六、七都相近,俱同玉环一时迁遣。现有人民在内偷垦田地,今请一并展复开垦,尽归玉环同知管辖,则疆域不致瓜分,而草莱亦得垦辟矣<sup>②</sup>。

因此除玉环岛本岛外,隶属于太平县的楚门半岛及乐清县磐石、蒲岐等地一并纳入到新设玉环厅的管辖范围。今洞头县所辖区域原属玉环旧地,也一体纳入到玉环厅管辖范围之内。此次划入该厅管辖的还有瓯江口的灵昆岛。李卫关于玉环厅管辖范围的题疏得到朝廷各部的同意<sup>③</sup>。

确定展复范围后,对土地的丈量是展复工作中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务,以此预估招徕移民的数量与规模。在展复工作开展之前,李卫曾派地方官员对这一区域可垦的土地进行了踏勘与丈量,这些可耕地主要位于楚门半岛、玉环岛及乐清部分沿海地区:

玉环山海交错,其中如洋岙、正岙、瑶岙、三峡潭、渔岙、塘洋墩、东青、西青、下湾、沙岙、芦岙等处,皆宽平如砥,约可耕之田地三万余亩;其余琛浦、青塘、塘峡、后垵、大小普竹、大小麦屿、大小古顺等处涂田,及附近之楚门老岸玉环乡地方,约田四万余亩;蒲岐、盘石、大荆等处,亦约田三万余亩;合之三盘、黄大岙等处,共约田地十万余亩。<sup>④</sup>

从其丈量的土地来看,主要分布在今玉环岛城南平原、城北平原、芦浦平原,楚门半岛上的楚西平原,乐清磐石、蒲岐、大荆等处及今洞头辖区内。事实上,后期实际垦荒的田地数与最初呈报的十万亩田地数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缺口,故在雍正七、八年间,张坦熊将太平县石塘及周边十三岛“指为密迩”,“其实在于卑厅所辖内外洋界线之外百余里之远”,这些岛屿最终于玉环厅下完粮<sup>⑤</sup>。从踏勘丈量到最终展复,一时之间要开垦近十万亩田地,在人力与资金上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移民招徕成为展复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 二、移民招徕与地域分布

在李卫呈递给雍正皇帝的奏折和题疏中,针对招徕移民的要求多有讨论。若是听任四方纷杂而来的民人来此认垦,将有可能导致“奸良杂处,即生事端”,不利于地方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移居于此的垦民,不可为犯罪之徒,也非季节性迁徙,应为邻县有家室且愿意前往居住,或虽无家室但有亲族作保有在此定居意愿的民人。近邻地方的富豪势力之家,因在原住地已有地产、房屋,他们不会轻易携眷移居至新垦之地,更多是招募佃户代其而作。由于他们在资金、人力上的优势,垦复土地必然会向富豪势家集聚,这显然违背官方安置无地少地的贫民之初衷,因此在移民招徕中官方并不愿意接受这类群体<sup>⑥</sup>。在移民招徕对象的选择上,主要是为流动性的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提供基础。

①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2页。

②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2-13页。

③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部议》,第18-19页。

④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4页。

⑤ 光绪《玉环厅志》卷3《版籍志》,《玉环古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240页。

⑥ 《奏报浙江省玉环山可开垦之田亩并设兵巡守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8;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3页。

按展复初期设想,移民的招徕主要限定为“太平、乐清两邑籍贯无过之人”,在取得族邻保结后,地方官府才给予派发印照,再按口授田<sup>①</sup>。雍正五年二月十一日,浙江巡抚李卫挂出宪牌,向温台两府,尤其是太平、乐清两县招徕移民。“为此示仰太平、乐清二县军民人等知悉:凡原系土著人民,现在住居内地,编入保甲册籍者,如果无田可耕,愿往玉环山开垦,即赴本县及委查之桐庐县呈报。”<sup>②</sup>太平、乐清两县民众得知玉环展复的消息,缺地少地的贫民或想致富的百姓遂加入到迁往玉环的移民行列中。乐清杏庄(今属虹桥镇)胡宗贞即是其中一员,官方展复玉环招徕移民的宪牌是在雍正五年二月正式挂出,但他在雍正四年时已得知玉环即将展复的消息,“翁在书塾中,乃振衣而起,曰:‘大丈夫不能为大贵,亦当为巨富。现玉环展复困守闾里,虽旧德可食,识究拘乎其墟。’”他与妻子孙氏渡海卜居玉环渔澳,“以斥卤之地,外筑塘坡,披荆辟草,沐雨栉风,历艰难辛苦而不辞”,竟置田产千余亩,并在玉环筑城时借资官府而获得功名,成功跻身地方上流阶层,可谓是早期移民中较为成功的案例<sup>③</sup>。在移民行列中,也有移民不成功的一群垦荒者,如乐清蒲岐的臧乃进在雍正五年获知玉环开垦的消息,随后同其次兄臧江辉至玉环垦种数载,但因体弱而返回乐清,而未能在玉环定居下来<sup>④</sup>。

展复初期,太平、乐清两县迁来的移民是构成玉环垦民的基础。楚门半岛连接太平县,原为太平县之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都,清初迁弃前属玉环乡部分。玉环厅展复前后,这一区域成为太平县至玉环岛的重要通道,“伏查玉环乡附近楚门之东岙、芳杜、田岙、密溪等处,与玉环仅隔一港,实玉环山紧接后路,为垦民往来之要道,所系綦重”<sup>⑤</sup>。既为垦民通道,展复初期应主要为太平县百姓前往玉环岛的通道。楚门半岛西侧的楚门平原是一片较为开阔的淤积平原,土地肥沃,原有南塘、北塘的围护,是为重要产粮之地。垦民在前往玉环岛途中,在此定居垦荒的必然不少,因此这一区域成为太平县人迁入的重要区域。直至今日,此区域的百姓仍以讲太平话(即温岭话)为主<sup>⑥</sup>。

“今太、乐民人取结资照到山者,随即各分山岙拨田垦种。南以洋岙、桃花岭下之溪河为界,河北为太,河南为乐;北以西青之山岭为界,岭东为太,岭西为乐,疆界井然。间有本省附近民人取结资照来山认垦者,就伊居止,分隶太、乐二邑。”<sup>⑦</sup>洋岙(今岙岙里一带)位于玉环城西隅,靠近山麓地带,桃花岭(今桃花岭村一带)在玉环城东南,从洋岙至桃花岭的溪河走向大致为今城坎河的走向。以城坎河为界,以北主要为太平县百姓移居的区域,以南则主要为乐清人迁居的区域。在玉环城北面的西青岭,其岭东多为太平县迁居在此的民人,岭西则以乐清人为主。因此,玉环岛在展复初期,基本形成了一个大致如此的人口分布格局,而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受地缘性因素影响较大,之后临县百姓迁居于此也基本上遵循了这种格局。但实际上,太平、乐清两县迁来的百姓并不足以完成对楚门半岛、玉环岛和周边岛屿,以及乐清沿海田地等广大区域的复垦任务,这势必影响到玉环厅的展复进程。经再商议,官方将招徕移民的地域范围扩大到温属与台属沿海各县<sup>⑧</sup>。“玉环始以太平、乐清、永嘉、瑞安、平阳之民召集开垦,继而懋迁有无阡阡化居者,亦沓来纷至。”<sup>⑨</sup>自平阳迁居于玉环芦岙的江氏,在述及其始迁祖永宾公坎珂徙居经历时详细论道:

玉环废自前明洪武初,已历数百年于兹矣。公(永宾公)世居平阳,奉父松如公命,与姚云、

①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3页。

②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宪牌》,第27页。

③ [清]胡光耀、胡式金:《行荒五宗贞公序》,周健选编:《乐清谱牒文献二编》,线装书局,2015年,第148页。

④ [清]臧乃进:《圣与自识》,周健选编:《乐清谱牒文献二编》,第197页。

⑤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户口》,第73页。

⑥ 浙江省玉环县地名办公室编:《玉环县地名志》(内部资料),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1986年,第249页。

⑦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议详》,第41页。

⑧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3-14页。

⑨ 光绪《玉环厅志》卷4《风俗志》,第244页。



华文旦等共六十余人,于雍正三年始有展复之志,各醵金二十四两,对天饮洒[酒]誓始终不相负,遂赴太邑。张县尊告复缮文详请,上宪未即批准。延搁二载后,浙[浙]抚李公卫查浙洋汇报有云:“玉环为台温屏障,有山可以瞭远,奸匪不能潜其形;有口可以防御,宵小不能隐其迹。”因此折奏准复奉旨开垦。时金姓道房以前,所许谢金未满足其数,行文抵玉,自太乐二县人民外,凡平阳习闽音者一概不许。公于是奔走数年,又转徙旧居矣。幸前任桐庐知县湖广汉阳人张公名坦熊者,到山招徕,思平阳乃始事之人,又素娴塘务,面禀道宪招回,而公乃约有九人筑塘于芦,勤劬数载,且知此地四山环抱,灵秀所鍾,可以久居。偕胞弟五人永安、永谦、永及、永会、永举诸公,作室于北山而共处焉。又推亲亲之谊,于乾隆二年间挽同族伯叔远如、准如、欲如诸公,相与比庐而居,望衡对宇,堂构相承,皆公之力也。<sup>①</sup>

永宾公与姚云、华文旦等六十余人,在雍正三年(1725)时已有赴玉环开垦之志,但赴太平县衙报垦时遭拒。至雍正五年展复初期,亦只许太、乐两县民人报垦,而外县之民尤其习闽语者概不许入籍,永宾公只能归徙平阳。而当招垦民人不够,张坦熊放开了温台其他属县民人的限制时,永宾公才得以重新来到玉环岛垦殖,凭借在平阳修筑海塘的经验,与其他移民一道筑塘于芦岙,最终才得以得田定居<sup>②</sup>。此后其胞弟、同族伯叔亦顺利移居到芦岙,继而比庐而居,重构新的宗族<sup>③</sup>。

徙居于玉环的平阳人,因多来自南港(今鳌江以南地区)沿海地区之民人,居住山区者擅长种山垦殖,而居住滨海海岙者多擅于筑塘围垦,迁至玉环后亦多往山区山岙垦殖或海岙围垦<sup>④</sup>。其他籍贯移民因受其地缘差异、迁徙时间、职业分化及技能的影响,亦存有此种现象。现玉环岛有“山头人”“海边人”“城里人”之称<sup>⑤</sup>。“山头人”是一群操平阳话以山区垦殖为生的人群,他们主要分布在三合潭、渔岙、古城、陈屿、普青等玉环岛南部、西南部等山区地带及附近几个小岛屿。“海边人”应指玉环岛各海岙,尤其如东面坎门一带人群的通称,渔民集聚于此,从事“挂网捕鱼、刮土煎盐”的活动,多来自福建泉州、漳州一带,所讲方言多为闽南话<sup>⑥</sup>。“城里人”虽常称玉环城中迁自太平县的人,然而乐清、平阳等地迁来的人口也是构成玉环城人口的基础,以至于城关西青街的上街、中街、下街民众,曾一度分别使用平阳话、乐清话、太平话<sup>⑦</sup>。

玉环岛南面的今大门、鹿西两岛移民主要来自乐清、永嘉两县为主的温州移民,而从瓯江口的灵昆岛至洞头岛,来自温州沿海各县的移民在数量上呈现递减式分布状态,与之相反的是,来自闽粤,尤其是泉、漳一带的移民,在数量上呈现递增的趋势<sup>⑧</sup>。此外,除玉环岛东部各岙外,东面的今大鹿、披山等大

① [清]梁苑:《始迁芦岙永宾公传》,《玉环芦岙江氏宗谱》,2000年重修,第26-27页。此谱系玉环市卢夏龙先生提供复印件,特此谨申谢忱。

② [清]陈在溶:《江氏族谱跋》,《玉环芦岙江氏宗谱》,2000年重修,第24-26页。

③ 类似记载还可见于定居在玉环塘垟陡门头的姚氏家族和鲢鱼头的董氏家族。详见[清]林青阳:《贡生国璇公传》,《姚氏宗谱》,2015年重修,不分页;[清]苑思华:《文淑公徙居传》,《陇西郡董氏宗谱》,不分页,2012年重修。玉环市卢夏龙先生收藏。

④ 如自平阳徙居玉环鲢鱼头的董光友,“公惟勤俭以创基业,积德以庇子孙,熟识海塘事务,若万安塘、干江塘、油车塘,经画悉当潮汐莫侵,督理玉丰塘陡门闸,尽得水利,厥功非小也。”详见[清]林增辉:《董守廉公传序》,《陇西郡董氏宗谱》,2012年重修,不分页。

⑤ 曹仲渊:《方言鉴别》,政协浙江省玉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玉环文史资料》第4辑,地方国营浙江玉环印刷厂印刷,1988年,第139-141页。

⑥ 王克宏:《玉环趣闻(四则)》,政协浙江省玉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玉环文史资料》第3辑,地方国营浙江玉环印刷厂印刷,1987年,第71-77页。

⑦ 浙江省玉环县志编纂委员会:《玉环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第639页。王克宏:《玉环趣闻(四则)》,政协浙江省玉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玉环文史资料》第3辑,第71-77页。

⑧ 许曹钦等:《移民洞头的宗谱记载》,洞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洞头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00-116页。

小岛屿,以泉、漳为主的闽人占据了岛居人口的大多数。“查黄坎门、梁湾、乌洋、鸡冠、石塘、东臼、三盘等处,闽、浙两省之人船只数百,往来错杂,春夏网鱼打鳅,秋冬捉蛇钩带,其初不过挟网罟微货冀其厚利,一遇风潮吹散鱼汛,遂有不可问者。海洋不靖,多由于此。”<sup>①</sup>其他诸如广东潮州、福建莆田等地也有不少移民迁入。因此,除温台沿海各县移民外,闽粤移民是玉环外来移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也是官方始终极其关切的群体,对闽粤移民的举措也是玉环展复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之所以聚集如此之多的闽粤移民主要缘于这一带海域是中国重要的渔场,台湾暖流、大陆沿岸寒流及瓯江、椒江河流在此交汇,为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的繁殖及藻类在此大量繁生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促进各种饵料生物的大量繁生,也为各种海洋鱼类、虾类索饵、产卵、繁殖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形成了以披山岛为中心,北至大陈岛,南至洞头岛的大渔场<sup>②</sup>。这一海域盛产大小黄鱼、墨鱼、鳗鱼等,尤其以带鱼为甚。玉环带鱼素有“杨妃带”之美名,清代郭钟岳《瓯江小记》记载:“带鱼,玉环洋面所产,渔民冬时之一大出产也。渔信好,则如获丰年;恶,则如逢歉岁。年丰则温饱而安居,岁歉则饥寒而为盗。闽、浙接壤之民多赖此生活,共渔于玉环之坎门。冬钓关一年之收获,所谓鱼盐之利,鱼之重亦若是哉!”<sup>③</sup>故每逢渔汛,闽粤两省沿海渔民顺洋流北上在浙南东部海域捕捞,短期内并不返回原籍地,常在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东侧、靠近洋面的山岙搭盖茅厂捕鱼、晒盐,部分渔民甚至垦殖定居。

由于闽粤渔民系“外省之人并无妻子”,且“去来不定,飘忽无常,其间奸良莫辨,保无有匪类潜藏,貽患地方,或接济贼艘者乎”<sup>④</sup>。渔民们随渔汛而流徙不定,极强的社会流动性给地方治安造成巨大的隐患,以致在玉环岛展复前后,闽粤无籍之民成为官方明令驱逐的人群。李卫在呈递给雍正帝的奏折和题疏中,明确表达了“闽广无籍之民概不收录”的态度<sup>⑤</sup>,而户部议覆后,同意了李卫的建议,并强调“倘有闽广之人假籍捏名并曾有过犯者,地方官不行详查混行移送,以致户口无稽、课税缺欠及妄生事端,即将原送并验收各官查参,交部严加议处”<sup>⑥</sup>。此外,户部官员对“至从前潜入玉环居住偷垦私煎之人,现今作何禁逐,或分别安插之处”,似乎有些拿捏不准,要求李卫详加查察后再行奏报。浙江各司道会议后,也持“一切闽、广游惰及曾有过犯者,一概不准保送”的态度<sup>⑦</sup>。而在官府向外招徕移民的宪牌中甚至强调,“其闽、广外来之人,一概不准容留入籍、居住开垦”<sup>⑧</sup>。其中所指的闽广之人,似乎不分有无民籍。因此,无籍或诡捏户籍的闽粤人在玉环展复时一直都是官府重点盘查对象。

事实上,在政令的实际执行中,玉环同知张坦熊对展复前既已在玉环偷垦私煎的闽粤人群一方面是采取直接驱逐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根据实际情形默许其入籍。据一份浙江布政使上呈的报告中提到,展复初期张坦熊巡视玉环各地查核偷垦私煎之人时,发现有闽民54名,当即就驱逐他们离开玉环岛,严格执行了展复之前规定的闽粤之民不可入籍的要求<sup>⑨</sup>。可随着展复工作的逐渐铺开,玉环厅初建时人力有限,其官兵所能巡视的区域也非常有限,常顾此失彼,驱逐的部分流民复又归来,以致于难以彻底清除。由此,对闽粤流民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今所有现在闽省人民六十余口,除搬有家室住居十年以外者,准其入籍,一体编入保甲,不时严行稽察,其无籍之徒概行驱逐,俾玉环山之后路为之一清。”<sup>⑩</sup>展复

①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议详》,第43页。

② 宋海棠、周婉霞编著:《浙江渔场渔业资源概述》,海洋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③ [清]郭钟岳:《瓯江小记》,陈瑞赞:《东瓯逸事汇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④ [清]张泰交:《查玉环诸山搭厂》《查逐海岛流民》,《受祜堂集》卷8《抚浙中》,第469页上。

⑤ 《奏报浙江省玉环山可开垦之田亩并设兵巡守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2007608;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奏·题疏》,第12页。

⑥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部议》,第20页。

⑦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条议·司道会议》,第31页。

⑧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宪牌》,第27-28页。

⑨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司详》,第39页。

⑩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户口》,第73页。



之初,既已有居住十年以上的闽民,他们很可能也是无籍之民,只是他们携眷在此住居,张坦熊允许他们入籍后编入保甲,其余无籍之民则需驱逐。至于如何判定其居住年限,我们不得而知。而更为直接的例子,可从光绪《玉环厅志》载录的一则传记窥见一二:

刘公讳须鹄,字则言,闽之福鼎人也。祖籍福州,五忠八贤,载在志乘,科甲蝉联,为闽中望族。公始迁玉环,今传五世,子姓繁衍……维时玉环初辟,先有堂兄则闻来玉,请帑筑塘。公便道省兄,则闻正在孤立无助,曲意挽留……尔时客民鸠集,报垦纷纷,有乐成替者严佑仁谓玉环旧隶太平、乐清,其展垦亦为两邑居民起见,而闽、广无籍之人匪我族类,势难杂处,捏词越控制府。奉批概行驱逐。檄下之日,群情汹汹,遵批则尽弃前功,抗命将激成事变。公见其势难遏,其情可矜,力向有司婉转呼求。当道素器重公,遂以所言达上游,事乃寝……<sup>①</sup>

尽管刘须鹄遭到乐、太两县移居至此的民人的强烈反对,甚至视为“匪我族类”,按官方政令也将被驱逐,但显然他并不想轻易放弃之前的努力,凭借此前在玉环厅任差的便利,委婉向当局表达了诉求,官方的默认才使得他及族人最终得以在玉环落籍定居<sup>②</sup>。

除垦民外,在玉环岛、楚门半岛、洞头列岛的东部海岬及周边岛屿上活跃着数量庞大的渔民、盐户及海商群体。“查黄坎门、梁湾、大麦屿、东白、三盘、鸡冠、冲担、石塘、虾蟆等处,搭有棚厂百余,采捕鱼虾做鮑晒皮,杉板船只市卖贸易者,不下千余人。”这些渔民多来自闽粤浙三省沿海民众,又尤以福建渔民为主。张坦熊认为他们于此混居多年,也并非有籍之人,但“因念若辈在岬谋生已久,不便遽绝其业”,遂“应请逐厂挨查,取具原籍邻保甘结,仍许采捕”<sup>③</sup>。玉环展复之际,公务浩繁,加之垦复任务较重,官方也只得默许既成事实。只是在加强稽察的基础上,设立官伕、厂头等基层管理人员,照例征收涂税,以充府库<sup>④</sup>。

玉环除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盐业资源也是得天独厚。伴随展复工作的进行,外来垦户、渔民及官兵对食盐的需求必不可少,而展复之初地方官即要从外来移民群体中招徕大量盐丁并不容易。可事实上,在玉环东部海岬此前已有不少民人开场私煎,“玉环各岬向年虽名为奉禁不开,而利之所在,群趋如鹜,多有潜至彼地搭盖棚厂,挂网采捕,刮土煎盐,私相买卖,偷漏课税者”<sup>⑤</sup>,盐民中不少来自闽粤沿海地方。浙江各司道并非对这一现象不知情,会议后提议将现有灶户取具亲邻族保甘结后,填牌给照,一体编入到保甲体系中<sup>⑥</sup>。在实际执行中,张坦熊“本欲即为详禁,但思既奉募民开垦,添兵保障,则食盐为必需之物”,故并未立即驱逐这些盐户,而是令其取具甘结后,以“权宜之计”默许了他们继续居住及并灶聚煎<sup>⑦</sup>。玉环在展复初期,盐业规模较小,且产量也不稳定,以供应本地官民消费为主<sup>⑧</sup>,官方采取“官收官卖”的方式对盐业和灶户予以控制,在保障本地食盐供应的同时也防止了私盐下海。

在闽粤移民入籍玉环厅的问题上,罗欧亚、王璐、谢湜等研究者都有过讨论。罗欧亚对玉环图书馆收藏的部分族谱分析后,发现玉环的移民故事具有相似的叙述结构,即普遍性宣称祖先曾在温州平阳县住居过,进而认为这些声称平阳籍的福建人为获得岛上的合法居住权,而谎称自己是应清政府号召来开

① [清]林芳:《刘则言传赞》,光绪《玉环厅志》卷15《补遗志·艺文》,第401页。

② 前引永宾公例,虽自平阳迁来,但因先祖徙自福建,世习闽音,可能亦被视为闽人,报垦入籍颇为周折。详见[清]梁苑:《始迁芦岙永宾公传》,《玉环芦岙江氏宗谱》,2000年重修,第26-27页。

③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议详》,第43页。

④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涂税》,第86页。

⑤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5页。

⑥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条议·司道会议》,第32页。

⑦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议详》,第43-44页。

⑧ 雍正年间,玉环产盐地主要为塘洋、后垵等地。至乾隆二十八年时,玉环盐场主要为渔岙、后垵、盐盘三地,共二十六灶。每年官府发给帑本一千五百两,产盐量在四十余万斤,所产之盐官收官卖,主要运销给境内居民、渔民使用。参见:《奏为查明办理温州府属玉环厅及平阳南监盐场务情形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3016103。

垦玉环的<sup>①</sup>。王潞也基本认同此观点<sup>②</sup>。谢湜进一步阐发了这种现象,在列举所搜集到的谱牒文献后,发现闽人入垦楚门和玉环也存在类似的叙述结果,继而他认为民间社会为获得合法户籍和得到官方的政策认可会采取不同的策略<sup>③</sup>。从玉环展复前后官方的政策变化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玉环展复初期,部分闽粤无籍流民是遭驱逐的,要想获得合法的垦殖权,冒籍温台府属沿海各县的户籍是有一定的现实需求。但随展复工作的持续开展,官方严厉打击冒籍的同时,也逐渐默认了部分流民在此定居的现状,并对其编排保甲,征收赋税。因此,我们虽无法排除主观上为入籍而采取改变族谱叙述策略来获得定居的合法性,然而这种结论的推导更多可能是基于一种移民历史的回溯性记载以及数据样本随机性的偏差所产生的。

以温州平阳作为福建移民“中转站”并非是只有玉环才有的现象,清初温州其他县域及周边府县也接收了大量平阳籍的福建移民。明中后期平阳接收了大量来自福建沿海,尤其是泉州、漳州一带的移民,他们通常暂居于浙闽交界的沿海地区,尔后部分留居平阳,部分转徙他地。入清后,平阳接收福建移民的数量大为减少,境内移民成为移民主流,同时大量输出移民到浙南山区从事搭棚种山或滨海地带围塘垦殖等活动。清初平阳无论是境内移民还是向外迁徙的移民,很大比例来自于福建移民后裔的再迁徙<sup>④</sup>。因此,玉环向平阳招徕的移民中有较多福建移民后裔,这一现象不足为奇。此外,谢湜、罗欧亚所列举的7支移民族谱,从其移民迁入地来看,3支迁居玉环楚门,2支迁居三合潭,1支迁居大普竹,1支迁居芦岙。如前文所述,三合潭、大普竹、芦岙等地皆为平阳移民迁入的重要区域,楚门虽主要为太平县人迁入之地,但亦有不少来自乐清、平阳等地的移民迁居。来自平阳籍的福建后裔移民与直接从福建徙居而来的移民在职业上也有所分化,前者更倾向于定居山区丘陵地区垦殖,而后者更倾向于环居海岙从事捕鱼、晒盐等活动。在今玉环岛及周边岛屿的东部各岙,如坎门、洞头、披山等闽籍移民集中聚居地区,族谱的记载则更加真实反映了其移民徙居的实际情况,但并没有纳入以上研究者的视野<sup>⑤</sup>。

### 三、人口增长与海岛开发

玉环山海交错,官方查勘的“十万余亩”田地,主要分布于山岙与海岙之中。宋元时期曾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居住于这些相对宽平的地带<sup>⑥</sup>,但因明初以来的长期迁遣,这些田地“或近山碛,或在海涂,向来原有堤塘以为捍护,因同时迁弃,倾圯已久,草莱荒芜”<sup>⑦</sup>。长时间荒弃导致原有水利设施的破败,而展

① 罗欧亚:《从迁界到展界——以浙江乐清湾为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2011年硕士论文,第44-48页。

② 王潞:《从封禁之岛到设官设汛——雍正年间政府对浙江玉环的管理》,张伟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161-162页。

③ 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利用《苍南百家姓》中记载的2217支明清移民氏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苍南明代迁徙的移民氏族中,有54.2%来自福建,其中来自泉州、漳州的移民氏族占福建移民氏族的81.8%,且迁徙的时间集中在明嘉靖年间以后。入清后,苍南的移民活动以境内迁徙为主,本地移民氏族占移民总数的68.4%,福建移民氏族占比不足两成。境内迁徙和向外迁徙的移民,多以福建移民后裔的再迁徙。今平阳县也大体呈现如此趋势。参见罗诚:《明清时期温州移民与区域开发》,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00-129页。

⑤ 20世纪90年代,许曹钦等地方研究者对今洞头县每个村岙进行了调查,查阅了324本宗谱。其中192支移民氏族具有较清晰的迁徙记录,而迁自福建的移民氏族有126支,占洞头移民总数的65.6%。参见许曹钦、张昌城、王进枪、杨志林:《移民洞头的宗谱记载》,洞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洞头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00-116页。

⑥ [宋]叶适:《水心文集》卷21《宜人郑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01页;[元]陈高:《重建灵山寿圣寺记》,《不系舟渔集》卷12《记》,郑立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⑦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题疏》,第14页。

复后的玉环,大量移民又主要徙居于这些区域。如迁居于玉环大普竹(今陡门头一带)的陈氏先祖,“相传公(国侯公)识见超拔,力量异常,当国朝雍正初年间,玉环展复之令,自闽迁玉至一畝名大普竹,林深木茂,野兽逼人,公观其地甚愜,遂不避艰险报垦而居焉。当其时披荆斩棘,梯[栲]风沐雨,不知几费辛艰矣。”<sup>①</sup>大普竹为沿海海岙地带,循海岙而东为间隔的山岙,而玉环岛及周边岛屿的田地主要集中于这些区域。因此,若需垦复这些田地,首要任务为重修或新建海塘、沟渠、陡门等水利设施,“再查玉环新开田亩,必须经营水利,卑职逐细查勘,有东青、西青、琛浦、青塘、后湾、沙岙、后垵、塘洋、大普竺、小普竺、大麦屿、小麦屿、大古顺、小古顺等处,俱须建堤塘以捍其冲激,则咸潮不能入,设陡闸以时其启闭,则淫雨不为灾。”<sup>②</sup>水利设施营建中,又尤以海塘修建耗费巨大。

在沿海海塘的修筑过程中,由于海塘在采木、购石、饭食、人工等方面为费不貲,玉环当局不得不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来加快沿海塘坝的兴修。首先是鼓励民众自愿出力筑塘,考虑到招徕的移民多为缺乏工本的无田穷民,官府会根据其实际情况酌借工本,待其秋成之时照不同科则予以征收。其次,对于愿意自备工料或愿意出资的殷实之家,官方准许其一体修筑海塘,俟海塘完工之时允其报垦耕种<sup>③</sup>。最后,对于工程量浩大、耗费巨资的海塘,通常由官方出资募集民人修筑,工完则造册报销,如楚门南塘,是这一时期官修海塘的典型事例。

普通百姓自筹资本筑造海塘,其规模一般相对较小,而绅衿大族因有利可图,往往愿意耗费巨资倾力修筑海塘。位居瓯江口的灵昆涂在明中叶以来淤涨速度逐渐加快,至雍正六年(1728)时灵昆涂已有熟田三千亩,田地多为乐清十七都、永嘉七都绅衿大族所隐占。在其周边又有新淤积的未垦涂田,“内有河上段棋盘田、沙塘边、双昆山左右约有七八千亩,皆未开垦,若能修葺塘坎,御咸蓄淡,俱可耕种”<sup>④</sup>,涂田的开垦权成为两县民人争夺的焦点。为抢占先机,永嘉县七都人陈玉兰联合其他民人向永嘉县府申报开垦,但遭乐清十七都大姓的反对,报垦之事被搁置。而当听闻灵昆纳入玉环厅展复范围后,声称为“农民”的陈玉兰及“奉宪招徕开垦”的刘元长等人即刻向玉环厅呈报,以“情愿捐资倩工开筑地塘,垦为田亩,功成当年输课”为承诺,力争灵昆涂的开垦权。考虑到展复的进程及修筑塘埭需耗费巨资,张坦熊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倾向性地提出“其陈玉兰、刘元长等可否先为取结给照开垦,俟成田之日丈明升科,永给为业”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浙江巡抚李卫的批准,灵昆岛的开垦权最终为永嘉人获得。垦民自筹资金修建海塘也成为推动海涂开发的重要动力。

与民间自筹资金修筑海塘不同,官方主持的海塘修筑往往工程量大、耗费繁多。楚门南塘兴修于元代,是楚门西部平原的重要屏障,清初迁界时沿海一带皆被迁徙,“南塘因以隳坏”“奈何任咸潮冲决,使沃衍肥饶之区,竟成斥卤沮洳之地哉!”<sup>⑤</sup>雍正五年,张坦熊循照古迹,动支经费招集贫民之丁壮者并鼓励殷实之家自备口粮共襄修筑,待堤塘修筑后听其入籍垦种。前后耗费六个月后,南塘重修完成,然新筑海塘为土塘,塘体单薄,骤临的海潮冲毁了新塘。张坦熊只能再次募集民夫予以修缮,但风暴潮又将其冲激,塘体再次坍塌,直至在塘体外侧砌上石块,将塘体培草增宽而无罅隙,并加强日常维护,才最终让海塘稳固无虞。前后三次大修南塘,耗费巨大,非动用府库经费不可。而海塘的修筑,内可蓄淡水,外可御海潮,加快了土地去盐碱化的进程,塘内土地在垦民迁入后纷纷向官府报垦。

随外来移民前来谋生与定居,沿海地带海塘、沟渠、陡门的大量修筑,玉环厅属各地的田地开垦速度逐渐加快。来自平阳马站的国璇公,“初居瑶岙,继奉府主张公之命,凡黄太之垦户以其谋为无能,悉移入内地种作山场,平阳诸人智巧多能,悉迁海口外地以便筑塘捍患,以故塘垞至今有平阳界之名焉。公

① [清]姚绍唐:《国侯公传》,《颍川郡陈氏宗谱》,民国丙戌年(1946)修,不分页,玉环市卢夏龙先生收藏。

②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盐课·详禁私煎改设官灶》,第91页。

③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1《议详》,第42页。

④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户口·详开灵昆》,第77页。

⑤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水利·新筑楚门南塘说》,第96-97页。



因是遂家于塘垵之陡门头,所置良田千有余亩,大厦甲于乡村,一方称巨擘焉。”<sup>①</sup>虽夸饰平阳人“智巧多能”,但因其迁出地马站确为滨海山岙之区,筑塘围垦是为常务之事,迁居于此亦能轻松应对海岛环境。玉环诸岛开发进程渐有加快之趋势,据官方统计,从雍正五年至十年的6年时间中,在玉环厅开垦的田地山塘总数达到92596.63亩,已较为接近展复前丈量预估的十万余亩(见表1)。其中,因展复前玉环岛及周边岛屿已有部分田地得到垦殖,雍正五年开垦升科的田数是6年中垦复数量最多的一年,而雍正七年、十年垦复升科的田数也超过万亩。在垦复的田数中,起科的下则田所占比重又尤其高,占6年垦复田数的76.5%,超过起科田数的3/4,这也主要源于沿海田地初期多为海涂盐碱地,塘埭的大量修筑使得这些农田得以开垦。垦复升科地数最多的是雍正七年(1729),达到10518.157亩,构成该年田地山塘垦复总数的45.3%,其余年份均未达到此数,但6年累积下来的起科地数占26.4%,山塘两种类型所起科的亩数不足总数的1%。玉环的垦复工作在张坦熊任上进展顺利,尽管认垦起科的田地数仍有一定程度上的隐匿,但至少到雍正十年,已较为接近展复前的预想。

表1 清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年)玉环升科田地数 单位:亩

时间	类型	田			地	山	塘	合计
		上则田	中则田	下则田 (上、中、下 三则田数)				
1727		10622 <sup>1</sup>	2400	24000	37022	640	—	37662
1728		—	—	4303.142	4303.142	5506.146	329.583	10141.471
1729		1036.109	33.609	11185.984	12255.702	10518.157	452.712	23231.196
1730		—	141.818	47.345	189.163	322.505	—	511.668
1731		53.246	252.885	2162.651 <sup>2</sup>	2468.782	1237.101	15.15	3721.741
1732		405.067	845.652	9758.676	11009.395	6252.449	2	17328.554
合计		12116.422	3673.964	51457.798	67248.184	24476.358 <sup>3</sup>	799.445	92596.63

注:1.雍正五年,熟田部分归为上则田统计。2.雍正九年下则田原数据为2162.611亩,疑误,应为2162.651亩。3.原数据为4476.358亩,疑误,应为24476.358亩。

资料来源: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田赋·科则》,第66—67页。

田地山塘大范围地开垦,官方采取不同科则予以征税。按展复之初的赋役规制,为防止粮食下海,玉环被要求只征收租谷而不征条银,雍正年间玉环每年征谷也不过七八千石,巢卖后获得的价银也仅能维持玉环厅官署正常运转,并无公费盈余,也无可积贮的余粮。而至乾隆年间,“近年以来每年约可征收租谷一万九千余石,内除支给该处岁需兵粮及借给牛种等项外,约可余谷九千石,逐年巢卖约可得价银五千余两。”<sup>②</sup>除粮食增产迅速外,渔盐的收入也是非常可观,“每年除给灶丁煎本外,约可余银二千五百两不等”,除去各种支出和开销,每年玉环厅财政结余三千两,在乾隆十八年(1752)题销前一年钱粮银数时,核算后发现积盈余银达到三万四千三百余两,足见玉环展复后的开发成效。

海岛的持续开发,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有着明显体现。目前清代玉环厅存有雍正十年(1732)、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光绪三年(1877)的人口数据<sup>③</sup>。《特开玉环志》载雍正十年玉环厅

① [清]林青阳:《贡生国璇公传》,《姚氏宗谱》,2015年重修,不分页,玉环市卢夏龙先生收藏。同一谱牒中,国璇公之兄国兴公,先居大普竹南山,后遵府令,移至灵昆岛上,与其他移民同筑海塘、水堤,以御水患,终获田地而定居。详见黄民泰:《处士国兴公传》,《姚氏宗谱》,2015年重修,不分页。

② 《奏为酌拨玉环经费盈余筹备海疆积贮折》(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3006138。

③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3《户口》,第69页;光绪《玉环厅志》卷3《版籍志·户口》,第237页;[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30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上。

在籍口数 19 616,嘉庆《大清一统志》载有口数 81 752,而光绪《玉环厅志》记载的口数达到 123 858。从雍正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及嘉庆二十五年至光绪三年之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6.4‰、7.3‰。在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玉环厅人口维持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这主要源于玉环厅在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出现一波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外,外来移民的持续迁入也是促使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方面,雍正十年玉环厅男女人口的性别比接近 256:100,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初期的状况。在新展复的区域,因需大量男性劳动力从事田地开垦、水利设施修筑、房屋修建等事务,区域社会中呈现男性婚配率低、男性远比女性多的现象。而到光绪三年时,玉环厅男女人口的性别比为 139:100,户均口数为 4.6,虽男女比例仍稍有偏高,但也基本符合一个区域持续开发的社会标准,而户均口数已完全处于传统社会户均口数的标准范围内。

玉环厅人口快速增长,除绝对人口数量的增长外,在聚落的数量与分布上也有所体现。雍正十年玉环厅辖有 2 隅、22 都、72 村<sup>①</sup>,至光绪六年,玉环厅辖有 2 隅、22 都、149 村<sup>②</sup>。在近 150 年的时间中,玉环厅的村落数量增加了一倍多,由 72 村增至 149 村(见表 2)。且建厅之始,村落的规模估计较小,人口数量亦不多,但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后,原有村落的人口数量在增加。村落人口数量增加和外来移民迁入,促使这一区域内的村落数量持续增长。

表 2 清雍正十年(1732 年)、光绪六年(1880 年)玉环厅所辖村落

都名	雍正十年(1732 年)	村落数	光绪六年(1880 年)	村落数
一都	金箕岙、打石仓、正岙	3	金箕岙、打石仓、正岙	3
二都	三峡潭、仰天窝	2	三峡潭、仰天河	2
三都	渔岙、小岙	2	渔岙、小岙	2
四都	塘洋	1	塘洋、陡门头	2
五都	蜜莺、后垵	2	密莺、后垵、礁头	3
六都	双庙、水孔口	2	双庙、小水埠、水孔口	3
七都	西潭、白沙坪、教场头	3	白沙坪、花岩礁、西潭、车水台、教场头、钓舫岙、鹰捕岙	7
八都	大里岙、小里岙、上朝阳、下朝阳、老城头	5	大里岙、小里岙、黄门、上朝阳、下朝阳	5
九都	福生寺、大陈岙、小陈岙、大麦屿、小麦屿、蛸蛸岙	6	福生寺、大陈岙、小陈岙、双峰、蛸蛸岙、大麦屿、小麦屿、上青塘、下青塘、连屿、白磴	11
十都	大古顺、小古顺、双条坑、鹭鹭礁、小叠、南大岙、大普竺、小普竺、西滩、小额	10	大古顺、小古顺、长山嘴、小叠、大普竹、小普竹、双条坑、梁湾、鹭鹭礁、三条青、小额、南大岙、西滩、蟹钳、马道头	15
十一都	东青、九子岙、凉水潭、西青	4	东青、黄泥坎、九子岙、龟山、鳝鱼头、西青塘、西青岙、冷水潭、乌岩	9
十二都	沙岙、后湾	2	沙岙、犁头嘴、白岩、后湾	4
十三都	琛浦、蛇屿、芦岙、塘额	4	琛浦、蛇屿、芦岙	3
十四都	芳杜	1	芳杜郑、前路、西林、西岙、庙湾、司台、彭岙墩、樊塘、蛇头、钱岙、樟岙、样根、溪沿、徐都、清港、大蒲田、小蒲田	17
十五都	田岙、白干、小间	3	楚门、南北塘、天马山、东西岙、田岙、彭家宅、小竹冈、山对、塘洋、龙王、白干、小间、山陈	13

① 雍正《特开玉环志》卷 2《乡都》，第 62-63 页。

② 光绪《玉环厅志》卷 2《建置志·都里》，第 226-228 页。

续表2

十六都	洞林、密溪、绐山	3	渡头、山外张、小山外、龙过门、剩岙、花岩浦、塘厂、塔山头、密溪、山里、邱家岭、梅岙、盐盘、洋坑、干江、水桶岙、樟岙、路上、大岙里、都顿、司边、双屿、安宁、林门、南山、簪岙、瑶岙坑	27
十七都	蒲岐、大松、小松、芙蓉	4	蒲岐、大芙蓉、小芙蓉	3
十八都	大荆	1	大荆	1
十九都	盘石、黄华、岐头	3	盘石、黄华、岐头	3
二十都	黄大岙、当铺基、灵昆、铁炉头	4	黄大岙、铁炉头、三盘、状元岙、沙角、豆腐岩、灵昆、当铺基、大门	9
二十一都	上马石、大岙、后沙、田湾、打鹿坑	5	上马石、大岙、后沙、打鹿坑、田湾	5
二十二都	苔山、茅岙山	2	茅岙山、苔山	2

资料来源:雍正《特开玉环志》卷2《乡都》,第62-63页;光绪《玉环厅志》卷2《建置志·都里》,第226-228页。

玉环厅下辖22个都内的村落数量增长并非均衡的,其内部差异性较大,但仍存在一定的特点。变化最为剧烈的是第十六都,从最初的3个村落,增加到27个村落,共增加了24个村落。此外,第十四、十五都分别增加了16、10个村落,第九、十、十一、二十都也都增加了5个村落。细究之,雍正十年玉环厅所属各都的村落主要分布在玉环岛及周边岛屿各大山岙与海岙、楚门半岛西部平原及乐清东部滨海地带,此后至光绪年间,大量新增加村落的十四、十五、十六都主要分布在楚门半岛东部和北部的山区地带,第九、十、十一都则主要分布在玉环岛西南部及北区区域,这些地区也是以山区为主。而第四、五、六、七、十二等都中少量增加的村落则主要位于滨海滩涂地带。因此,玉环厅的开发基本呈现从土壤肥沃、灌溉便利、交通便利等耕作条件较好的海岙、山岙、小平原向土质贫瘠、水热条件较差的半岛山区、海岛山区及滨海地带推进的趋势。而这种深度开发可能在道光年间即已完成,道光二年至七年前后两次担任玉环同知的陆玉书曾诗云:“开辟山坡作水田,各随形势筑方圆。垒成碎石分疆界,望里云梯直至巅。山多地少海隅偏,尺寸山都辟作田。不怕荒荒惟怕旱,五风十雨祝年年。”<sup>①</sup>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道光初年玉环已出现较为严重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传统时代土地的过度紧张也意味着区域内人口的完全饱和。

## 结 语

玉环岛及周边海岛所构成的近海岛链,成为浙南的海上门户及海域交通要冲,在明清两朝的海疆经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明初至清初,王朝国家针对这一海域海岛的弃与守存在两难抉择,表现在出现多次封禁与开禁的争论。明朝自立国之初,在面临海疆不稳及控海乏兵的局势下,海疆治理策略由积极对外转向消极防御,而清初面对来自东南沿海郑成功强大的海上力量的威胁,玉环岛及周边岛屿两度遭到强制迁遣,楚门半岛亦时而迁弃时而展复。尽管这一海域自明洪武二十年至清雍正五年间实行严厉海禁,但在明中后期及清初已有大量温台及闽粤流民在这些岛屿上从事垦殖、捕鱼、晒盐等活动,地方官弁的定期巡防始终处于一种疲于应对的状态。正是由于大量流民长期潜居、偷垦于诸岛,促使地方官员力谏中央政府开禁玉环诸岛。然明清两朝在海疆经略上的积极性不同,加之整体海洋环境的变化,明廷仍采取保守的封禁政策,而清廷在消除海上威胁后,在地方官的积极推动下,于雍正六年设立玉环厅,楚门半岛、玉环岛及周边岛屿、温台部分滨海地带最终被纳入到展复的范围之内。

地方官员针对玉环诸岛的展复进行了通盘筹划,从田地查勘、移民招徕、经费来源、军事布防等方面  
(下转第134页)

<sup>①</sup> 光绪《玉环厅志》卷13《艺文》,第376页。